



浴血護家園 榮光映青史

慶祝軍人節 參戰榮民憶往

淞滬會戰時，國軍迫擊砲隊趕赴前線，增援殺敵。

【連線報導】今年是「對日抗戰勝利八十周年」，綜觀八年對日抗戰，令人不得不感佩當年面對敵人優勢火力，為救國圖存，不惜犧牲生命，拚出勝利果實的國軍戰士，他們來臺退伍後成為榮民，許多又投入國家經濟和交通建設，包括興建橫貫公路、水庫、高山農場、十大建設之海港、煉鋼廠、高速公路、北迴鐵路等，貢獻巨大，造福後世，令人尊敬。

值此九三軍人節及榮民節將屆的重要時刻，本刊訪問多位當年的參戰榮民，憶述參戰往事及感言，重點如下：



今年百歲的張濟夏，曾參加桂柳會戰。(圖/張濟夏)

參加桂柳會戰的張濟夏

今年百歲的國防部主計局前副局長張濟夏少將為文回憶，民國三十三年時，他所屬的國軍第六十四軍於十月下旬參加桂柳會戰，於廣西省東南部的桂平、蒙墟一帶，與日軍第十八、二十二師團遭遇，發生激烈戰鬥，繼而日軍占領柳州外圍的蒙墟，第六十四軍迅即包圍盤據蒙墟的日軍第二十二師團約一萬餘人，經八晝夜慘烈戰鬥，敵我傷亡慘重！惟敵仍頑據蒙墟陣地，我方曾截獲日軍要求增援的電訊：「桂平戰役遭受罕有之勁旅猛烈攻擊，未能前進擷取柳州。」

戰況瞬息萬變，後來傳出柳州防務吃緊，第六十四軍奉令將防務交由第四十六軍接替，然後星夜馳援柳州，大夥兒摸黑急行軍，天色漆黑深沉，伸手不見五指，隊伍悄悄行進，能見度僅及前面同儕身影，至凌晨二時許，抵達一處村落休息，當晚，張濟夏與三兩同事夜宿牛欄，與一頭大水牛為伴，疲憊的身軀與昏暗的油燈相映。

參加常德、衡陽兩戰的歐重達

今年百歲的歐重達老先生曾參加常德、衡陽兩場會戰，衡陽保衛戰後，他被派往情報隊，駐守寧遠縣。某日，組長李新田率他和另一名隊友穿便裝去道縣察看日軍部署，不料碰到日軍騎兵，兩名戰友因身懷手榴彈而被識破，當場被刺



今年百歲的歐重達於抗戰中，多次在槍林彈雨中奮戰。(圖/歐重達)

刀穿身，推入河中。日軍搜查歐重達時，因他未帶武器，手掌細嫩，不似軍人，他又用方言向賣甘蔗的老太太大喊：「奶奶救我！」老太太即對日軍說：「這是我孫子，不是兵！」歐重達因此得救。他返回部隊不久，百姓用門板抬回一名落水戰友，竟是組長李新田，原來李組長雖被刺刀穿身，但未傷及要害，幸運存活。

臺北市榮民張映南(九十八歲)：民國三十三年，我年僅十八，投身軍旅，畢業於陸軍步兵學校高級班第四十二期，後隨部隊奔赴前線，參與洛陽保衛戰。當時敵軍鋪天蓋地進犯，我率部堅守陣地，屢陷苦戰，但我們咬牙堅守，寸土不讓，只為保住國土、護衛家園。至今仍記得戰場上硝煙未散、同袍壯烈捐軀的景象。

臺北市榮民原世潤(一一〇二歲)：抗戰期間，我隸屬陸軍，擔任醫務士，隨部隊沿江前線前進，歷經多場激烈戰役。當時戰況慘烈，前線屢傳傷患，我肩負藥品與醫療物資運輸之責，奔波於砲火與硝煙中，確保救護不斷、補給不斷。為了將急需藥品送達陣地，即便子彈呼嘯，也從未退縮。努力將藥品送達傷兵手中，就是我堅守崗位的動力來源。

臺北市榮民朱大銘(一一〇二歲)：抗戰期間，我投身中華民國遠征軍，在砲兵第五團擔任排長，參與滇西、緬北一帶多場作戰，尤以密支那戰役最為關鍵。當時我率砲兵排深入前線，執行火力支援與戰術壓制，協助步兵突擊推進。在叢林濕重、敵情詭譎的環境下，晝夜操砲不輟，憑藉精準砲術與堅定意志，成功摧毀敵方火力點，助友軍突破防線，順利收復密支那。該役確保中印補給線暢通，為對日抗戰勝利奠定重要基礎。

板橋榮民吳雲龍(一一〇〇歲)：民國二十九年，我年僅十五歲，投身蘇浙游擊隊抗日，三十一年前往河南洛陽，轉入中條山，隸屬第十四集團軍第十五軍第六十四師，歷經日軍四個師團圍攻，堅守陣地，誓死不降，終於盼到抗戰勝利。

板橋榮民譚湘華(一一〇〇歲)：我曾參加第三戰區、第四戰區與第九戰區的抗戰，擔任砲兵，協助部隊準確打擊敵軍。戰火無情，讓我的家人流離失所。我深知和平的可貴，盼後人永遠不必再經歷戰亂苦難。

臺北榮家曹玉昌(一一〇五歲)：我於民國二十二年踏入軍旅，成為工兵。抗戰期間，隨著部隊輾轉各地，從河北、河南到湖南、湖北，再到廣西、廣東，一路協助建築防禦工事、撤退與轉進，與日軍正面交鋒，打打跑跑，九死一生，我親眼看見日軍的殘暴，無數百姓慘遭殺害，家破人亡。

苗栗縣榮民陳孝祿(一一〇一歲)：民國三十三年秋參加常德會戰，時年二十一歲，擔任戰地傷兵救護站之擔架兵，每天兩人抬著竹製擔架，經四、五里之山間小路，到達敵退之陣地內，救護負傷官兵一人，抬回救護站治療，因為多為四肢負傷，返回救護站搶救後，十之八九能有效治療。

八德榮家任孝植(九十八歲)：我曾參加對日抗戰，時任班長，身先士卒，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；也曾擔任砲兵部隊精準計算的射手，在隆隆砲火聲中捍衛家園。「保家衛國，犧牲奉獻」是我當年投身戰場的初衷，更是一生的座右銘。

桃園榮家孫國言(一一二二歲)：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爆發，我毅然參加抗日志願軍，轉戰南京、武漢、徐州、長沙等地，歷經大小戰役數十場。回憶參加徐州會戰(台兒莊大捷)及四次長沙保衛戰期間，由班長升至排長、軍長副官等職，目睹同袍前仆後繼、壯烈犧牲，深刻體認戰爭的殘忍無情。

新竹榮家滿維堯(九十五歲)：我於民國十九年出生於四川省西陽縣，十四歲時，在街上遇到阿兵哥，我遞上涼水，阿兵哥給我兩塊餅，我就跟著去當兵，被編入第四十八軍。曾打過衡陽保衛戰，當時年紀小，主要擔任傳令兵、潛伏的角色。後來跟著部隊一路到臺灣，也參與八二三等戰役。

白河榮家林金益(一一〇〇歲)：我於民國十四年出生於廣東省海豐，民國三十一年十七歲時當兵，參與對日抗戰，當時是二噸半軍卡駕駛兵，在雲南的河口、馬關一帶，阻止日軍

砲彈擊中，從此留下殘疾。第一次上戰場時，內心的恐懼難以言喻，就在那時，一位前輩大喊：「衝！」那聲吶喊震撼了我的心，也成了我一輩子的信念。人生難免遇到困境，但要勇往直前，「衝！」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奮戰精神。

屏東榮家劉梅初(九十八歲)：抗戰時被國軍徵用支援衡陽保衛戰及湘西會戰，與陸軍第七十四軍一起行動，擔任文書上士，儘管只打了一年抗戰，與第七十四軍將士們同生共死，共患難的日子仍讓「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，為中華民國安全福祉而戰」的堅定信念，紮根到心中，也體認到世界和平的重要。

白河榮家高瑞芳(女，九十五歲)：抗戰勝利是民族浴血奮戰的成果，也深刻影響我一生。當年在鐵路醫院實習，前線傷患急增、醫藥匱乏。我堅持隨隊送藥，目睹傷兵苦況，震撼至深。自此立志投身野戰護士，盡己所能報效國家。



榮民對經濟及交通建設貢獻大，圖為榮工公司榮民興建中山高速公路。

經由越南向雲南進犯，參與滇西松山戰役。戰爭非常殘酷，在戰場上，一股腦就是要打敵人，看到眾多倒下的同袍也沒時間哀傷。若一分神，日本人的子彈打過來，命就沒了。